

朝野記言
四

其十四

13
1491
4



門如
號1491
卷4-4

臣道門
臣道
君臣際遇
去就
忠義
氣節
節義
居官
善處事





臣道

先生見曹南冥疏語人曰凡章疏固貴於直言不避然須
要委曲宛轉使意直而語婉無過激不恭之病然後下
不失臣子之禮上不拂君上之意南冥之疏固今世所
難得然言語過當近於訕訐宜人主見而怒也 退陶言
行錄

嘗言趙靜菴天品甚高而學力恐未深造其論昭格署一
事可見君臣之義豈容如是此靜菴有些過當處又曰
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有
為者哉已卯之失政坐此也當時趙靜菴則已覺其敗
事頗自裁抑而諸人反以為非至欲倒戈相攻靜菴蓋

無如何耳 退陶言行錄

閱老峯昂重為戶判時以宮庄事覆奏忤旨 顯廟特命
推考傳旨下憲府憲府循例以奪告身擬律以啓則自
上心下首相鄭公太和以其有累聖德白請反汗
上又從之鄭公退坐賓廳出明日本司生起令顧謂諸
宰曰戶判明日能赴坐乎僉曰揆以廉義似難仕進矣
鄭公曰士大夫若遭人言則引嫌不即從仕其義固然
此事則始終皆出上旨雖甚惶恐反汗之後則無一言
行公道理為宜戶判深知事體必赴明坐矣俄而下吏
言戶判書進字矣鄭公笑曰吾言果中矣 老峯遺事

君臣際遇

河浩亭崙為忠清道觀察使 太宗時為靖安君往餞于
其家羣客滿坐 太宗就前行觴浩亭佯醉傾覆饌湯
汚瀉御衣 太宗大怒而起浩亭謂坐客曰王子怒去
頂往謝罪遂隨而行僕從告 太宗曰監司來矣 太
宗不顧至大門下馬浩亭亦下馬入中門浩亭亦入中
門內門浩亭亦入內門 太宗始疑之顧問曰何為浩
亭怒曰王子事危矣所以覆盤將有傾覆之患故也於
是引入寢室問計浩亭曰臣不可久留安山郡守李叔
蕃率貞陵移安軍到京此人可屬大事之若成則急召
臣 太宗遂與叔蕃率移安軍先奪軍兇監被甲持兵

而出園景福宮 太宗幕坐南門外又設一幕於其下
人未知誰人之坐及浩亭上來居其中人皆知不久作
相 肅齋叢話

世宗朝任金宗瑞開拓六鎮朝議多有異同宗瑞力主不
回議者謂公以有限之人力開不成之役罪可誅也
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瑞若
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固執不回 名臣錄

世宗甚重崔致雲時時召對論議國政有大事必與公議
公性嗜酒 上患焉每賜御札以戒之逆以札粘壁之
左右出入觀者惕然戒出外轟飲大醉還家而倒則夫人
必握其頭指壁而示之公乃於昏醉中搶頭於床如頓

首謝罪狀及醒則曰予感上恩戒之常在心但至酒所
逢場則頓忘前戒乃至於醉竟以酒病縊逾四十而卒
上甚悼惜命官庇其喪葬 謏問錄

文廟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獨論難至夜分膝下置魯山手
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亦降御榻平
坐先執爵以勸如成朴及叔舟皆在至醉而羣公皆仆
上前不省人事 上命中官撤取門楣作擔以次舉出
列卧于八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堂渾身
覆以貂皮衾乃上手自覆也相與潸泣誓報殊恩厥後
叔舟去就如彼叔舟位至上相年五十六卒臨歿喟然
曰人生會當止此而死矣蓋悔心之萌云 鷲城雜說海

光廟有靖亂之志權掣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
 朝膳失時宮人見掣之至日曰寒義郎又來矣及即位
 召入內殿設晏慰之顧 貞熹王后曰此乃昔日寒羹即
 也掣又薦韓明澹明澹以幅巾上謁一見如舊每進見
 稱宗簿寺官或稱醫負使人不疑又以昏夜難於叫喚
 以繩繫宮奴林藝之臂而垂其端于戶外引之則雖夜
 深即入告靖亂之策大抵在明澹 東閣雜記

安文靖公止歸臯隱 光廟甚重之以閱釋史事時提調
 不免論貶于本貫康津縣下諭監司每進膳封餘必賜
 公受荅而啓如是優遊數年一日朝叅上至御座而申

文忠韓忠成諸公不及班乃進謝曰適有故自友遠方
 至共訪欵懷不覺晚到死罪死罪 上問曰遠方之友
 誰耶對曰安止 上喜曰吾亦欲見火急召來當為此
 人設宴即令進豐呈終日歡洽命陞秩崇政 設問項錄

世祖朝尹坡平彌商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寒嚴揣
 知上意當恤囚歷考京外囚徒罪犯輕重錄于小冊于
 夜五鼓內官傳召刑房承旨入內公顛倒衣冠袖小冊
 而入內官引入于御寢殿廡下 上臨憲教曰今夜天
 寒倍甚罪囚慮有凍死之弊京外見囚幾許其速錄以
 啓對曰臣方任刑房刑獄之事乃臣職也臣已知厥數
 即見錄囚歷數以啓曰某某司犯某某罪被囚者幾人

語未畢 上大驚異忽拓窓命入寢內賜酒回顧向內
語曰此吾寶臣也坡平始知 貞熹王后御座密通惶
懼而退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 思齋據言

崔司成池登第以後多任外職 世祖十一年聚文士于
慶會樓下試藝池長吟緩步行至後苑適逢上微服出
苑中崔長揖不拜 上問曰汝是何人擅入內地無禮
於我對曰我文士也宮中但為上而已豈敢別禮於子
乎崔於是心知非凡人必王子也遂導坐路傍 上曰
汝非原壤乎何其尊俛俄而侍女內豎納至崔驚怖謝
罪 上即御序賢殿呼池講論經史隨問隨對經史與
旨一一精解上大喜手賜危酒崔決倒數巡顏色自若

上曰此儒精於理學限其得之晚即拜池為司藝 慵齋
叢話

丘從直者草野人也少入館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請一善
卜人決平生禍福終至丘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法當
至正一品壽踰七聖八大富貴也諸君皆不及也眾皆
大笑之後從直捷文第分校書館直宿聞慶會樓絕勝心
欲觀之直夜便衣入數門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成
廟乘便輿從數宦者從後苑戾止惶忙伏葦路下 上
問誰也對曰校書館正字臣丘從直也 上又問何以
至此對曰臣嘗聞慶會樓玉柱瑤池乃天上仙界也今
葦豹直芸閣芸閣幸與樓不甚遠故草野之臣敢此偷

看身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我其以衣冠來從直即
取着而進上命設交椅于樓下命從直來前問汝能歌
乎對曰臣小學謳謠然擊棘之歌豈合聲律 上曰試
唱之從直曼聲長歌 上善之又命之激厲高唱聲震
屋樑 上大悅又問能誦經傳呼對曰臣能記春秋
上命誦之應口誦如流終一卷 上大喜命賜酒而罷
翌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目之下人皆大恠三司交上
章極論 上不俞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盡召三司官
入又命丘從直來 上命小宦者持春秋來自大憲以
下命使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召從直入始命誦
第一卷已亂抽他帙問之無不應口誦 上曰止仍謂

三司諸官曰爾輩不能誦一句猶躡履貫有如丘從直
者豈不當此任乎爾輩皆退又命從直即甫拜出仕後
官至正一品壽七十九 五山說林

俞公好仁在玉堂 成廟恩顧特優學士無比每月夜從
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舟並受五六人獨命好仁
從之若有唐玄宗之待謫仙也好仁以按理豹直之日
上從小宦侍一人夜臨直宿之房好仁驚起 上命
只着紗帽而坐從容談論 上見其袖袂露破絮黃染
色退 上曰爾歷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命宦者持
御被來因以覆之而去 青坡劇談

成廟朝成頌相希顏由弘文正字丁憂去制閔復叙例謝

息命 上召至閣門外勞之命中官臂賜一鷹曰爾有
老母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供滋味又入夜對賜酒果
公袖柑橘十數枚因醉伏不省中官負出之不覺袖柑
墮散于地明日下柑橘一盤于玉堂曰昨日成希顏袖
橘意欲遺親故賜之公鏤骨忘死卒倡靖亂之舉以為
報效地 龍泉談苑記

故將臣金宗瑞之討野人也毀言日至而世廟委任不
疑得以開拓北邊鎮服蕃落故相臣金堉之行大同也
朝議多格而孝廟定計不撓以成訖新法蘇救民弊
明谷劇

孝宗辛卯濟州牧使金壽翼與旌義縣監安緝相失正言李

慶億受命按覈緝武人廡謹念壽翼縱妾漁貨至按劔
庭詰公具其狀還以聞上初意壽翼官貴使者或為
之左右及得公所言狀嘉歎不已罪壽翼等皆如公言
由是受知于上後目救大憲趙錫胤請罪兵判升選
上怒甚安置鏡城令刻日到配未一月量移明年春
放還甲午復為正言一日召見玉色溫然曰耽羅按事
公正予實嘉之往時聲色太遽予悔予過益勉方來以
補不逮目問其父為誰持叙其兄春田公其冬特授修
撰公素多病上問其病於春田公曰賜御藥曰速待
瘳入侍丙申擢東萊府使疾復作未行上遣御醫就
視藥取內局息數之隆如此及為忠清監司疾劇乞解

宰相難之 上曰李慶億必不欺君蓋知遇之盛羣臣莫及 西溪集

孝宗戊戌冬內賜貂裘于宋公時烈又面諭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日貂裘擬於遠薊風雪與同驅馳之意也顧乃不知耶 无庵集

孝廟講詩之白駒章 王誦其註語而謂曰此註誠為切當自古羣臣之間契合為難故韓信對楚使亦以言聽計從等語却之果能言聽計從則賢者豈有欲去之理乎 誌狀

去就

冶隱問去就之義於牧隱牧隱曰當今各行其志我輩大臣與國同休戚不可去爾則可去也冶隱因定去就告歸辭於牧隱牧隱時在長端別業贈以詩曰鴻飛一箇在冥冥 月行漫筆

秋江與佔畢俱登 魯山朝進士 光廟受命後秋江承稟科舉佔畢則發身 光廟朝為其有老母也時議多短之佔畢前後出處有些未瑩處蓋業已委質於 光廟朝則弔義帝文不必作也其時史官如權纓輩至於載錄史冊曰以寤忠憤不知何所見也潔身長往不覩素節惟梅月堂一人而已 舊城雜記

趙靜庵當 中廟朝以弼違格非為已任其於陳諍之際
不得俞旨則不止且疾惡揚善無所回避曰吾以直道
事君幸而生則生不幸而死則死福在天吾何畏焉
宣廟之待李退溪禮遇甚隆而退溪造朝甚稀米亦
即歸曰唐虞之際君臣契合千古罕比猶有都俞吁咈
之辭今者主上於老臣之言不問可否輒皆從之吾是
以不敢留之耳兩公處身之不同如此公私見聞

金正言大有自經已叩之後屍居雲門山中不求聞達閉
戶端坐時或出獵與虞人並坐獵較既分盡與隣人不食
其肉嘗曰年過六十壽已足矣捷司馬登薦科歷敷臺
省佩符治縣榮亦足矣朝夕之供不徹酒肉食不可謂

不足遂以三足名堂而自號及聞有復宮之命促裝不
齋糧而行或曰道遠糧絕何以繼之公笑曰國家起我
輩於久廢已為除拜縣官自當繼食到京可受厚祿何
憂糧絕人莫測其由一日馳往百里謂其徒曰習閑已
久遽作遠行我疾作不可以行遂乘輿而返仍不出門
而卒名臣傳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金河西為稱首蓋以
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疾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象

對集

李晦齋彥迪乙巳之難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
救而迫于權奸作推官而拷訊士類至於錄功郭珣被

刑訊仰見彥迪作推官乃歎曰安知吾輩死在復古之
手乎彥迪後悔稍與權奸立異竟得罪遠竄而卒栗谷日記
白四宰仁傑每語乙巳年忠順堂面對之事曰晦齋其時
只合不叅其對而一死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
乎慕齋若在世則有死而已決然不叅於其對也月行

漫筆

林石川億齡卓犖不羈登第後不喜仕宦屢為清顯不肯
來以故多棲遲外官其季百齡叅乙巳功臣勢傾一時
石川時在京為承旨逆棄去百齡苦留不聽及渡漢江
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彼遂終不至士論
韙之百齡死後晚年來京求為江原監司適踏海山篇

章淋瀝至今輝暉林泉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識小錄

尚成安公震為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日內外掣肘
不能行其志或於中夜布席於中庭仰面獨卧歎吒良
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清江瑣錄

明宗丁未先生拜弘文應教承召赴京舟到揚根始聞良
才壁書之愛進退維谷勉供職未幾鳳城君之獄又
起玉堂上劄先生時帶館職故名列兩劄人或以是疑
之光海辛亥蘇仁弘越先生以此事李白沙諸公上劄
曰混自外初還未和論議首末既同叅翌日於榻前
大臣以下皆離席而請罪雖直臣如安名世亦莫
敢異同混獨不離於席及退控免本職出守丹陽退陶
言行錄

成聽松守琛每除職皆拜命而不能或問之答曰吾世臣

也不宜聞命偃蹇若病不能仕則已定矣 東閣記

先生嘗曰我之進退前後似異前則聞命輒往後則有微必辭雖往亦不敢留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尊則任大豈有輕進昔有人除大官則輒往曰上恩至重何可退也余意則不然若不顧出處之義而徒以君寵為重則是君使臣臣事君不以禮義而以爵祿也其可也 退陶言行錄

宣廟即祚以李滉為禮曹判書懇辭得遞明日不辭朝而故議者或云山陵日迫不會葬而經故為非矣 栗谷日記

宣廟朝大司諫李珥於筵中自陳多病不能從仕之狀請退而調攝 上曰病若如此則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

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群隱居豈不樂乎後數月珥謝病故鄉鄭澈謂人曰自上若誦洗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引去珥聞之曰我豈以此詩決退也我以在朝無補益故退耳明年又以副提學來成渾語人曰如叔獻出處古未知有也珥笑曰我初無供職之志欲於山陵事畢後退去而主上善端開發異於昔日而累賜休告不改其職故欲姑留積誠以冀萬一之幸矣 栗谷日記

宣廟朝盜殺宰臣柳熙緒賊不得捕盜大將邊良傑窮治其獄坐謫首相李公德馨疏論忤旨遂罷相白沙李公恒福代李公復相累辭有曰良傑之賊臣心實傷之特未及言耳德馨即已言之臣臣即未言之德馨罪雖未

彰何忍匿情章八上乃許

行狀錄集

臣之事君當以士大夫風致自期君之使下亦必以士大夫風致勗率

完平乞致仕劄

仁祖丁卯講和後尹八松煌上疏以為今日之紀名雖紀實則降也 上大怒曰某以降之一字勒定予罪名爾等雖以降字不為恠而於予身則極重不可恕視姑先削職付處政院三司合辭伸救 上從之時持平趙綱歷教勲宰之罪而稱公可與日月爭光於是勲宰競處起攻公至引國初趙後事冀 上鞫問公遂決意去國五月還鄉里八月除議政府舍人時議指不仕者為怨誹親舊多為公危之公不得已還朝

七庵集

崔遲川鳴吉在燕獄與清陰白江頻頻相會窮日夜不厭

嘗與清陰講討經權清陰有詩曰成敗閑天運頂者義與改雖然及夙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理士造次慎衡機公詩曰靜處觀群動真成爛熳歸湯水俱是水裘葛莫非衣事或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默各天機白江詩贈二公曰二老經權各為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故地俱是南冠白首翁

愧論集

孝宗已丑慎獨齋全集以都憲辭故出次青坡 上勉留

不已又特召先生從子左副承旨金益熙引入寢殿展先生上疏於前教曰欲批荅則事涉文具爾其往諭予

意勸留之所以遣子弟者冀其善諭予意故也先生不
得已還寓蔡已趙補渚翼以判府事退去廣州賜蒲
上召之力辭其子復陽以玉堂官入侍 上招使進前
問公起居甚勤使之往諭奉歸在京復陽承命啟告公上
疏陳謝苦辭 同春集謚狀
先正臣李滉之言曰可進而進者進為恭不可進而不進
者不進為恭今臣亦曰可承命而承命則承命為誠信
難承命而不承命則不承命為誠信 同春疏

忠義

太祖移御成興前後問安使至輒用法無得還者 太宗
問群臣誰可遣莫有應者判承樞府事朴淳挺身請行
既行不用使者車自持子母馬入成興望見行在所故
以其子繫于樹騎其母以進子母踴顧相呼嗚徊徨不
前既上謁 太祖恠而問之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
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情也以此諷喻 上慨
然不怡以潛邸故人留之不遣一日 上與公局戲適
有鼠抱其子隨自屋角至死不相捨公復推局伏泣開
譬益切上乃許回驛公得命即辭行至諸臣力請殺之
上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後許之而授使者劄曰若

已渡江勿追也公病滯中路僅至江登船未及渡遂折其腰時有詩曰半在江中半在船太祖大驚慟曰朴淳良友也予終不食疇昔之言遂決意南還太祖聞其死即命錄功贈職又命畫工只畫其半身以著其實焉其妻任氏聞訃自刎而死謚狀老峰集

寓菴洪彥忠文匡之第二子早登第歷敷清顯建一家罹禍公與其兄弟俱謫海島燕山淫虐日久人心已離將有反正之機家人勸曰一時知名之士如李希烈亦亡命公曷不從此而去耶公曰人倫有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二也我今已喪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命是既無父又無君君命焉可逃也未幾拿命至公從容

既遂行至幽谷驛自撰挽詞行至烏嶺已反正公聞之潸泣不已新主即位遂擢廢朝被斥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輩皆彈冠而起公亦在其列終不赴召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廢朝守節之人惟寓庵而已野史

金河西隣厚字厚之嘗以玉堂燕春坊特被中仁二聖恩遇仁廟在東宮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竹賜之中廟末年乞養為玉果縣監聞仁廟暴薨即棄官啟長城遂稱塞濕不出戶庭明廟以弘文校理徵之應召登途於行路載數石酒路傍村店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如是十許日所行幾數日程及酒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常以六月晦前至七月之終痛飲沉醉一切

不省人事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谷中慟哭竟夕而返
蓋有至痛於 仁廟上賓之日而為難言也庚申正月
卒年五十一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 寄齋雜記 互於
于野談

宣祖丁亥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並殺諸島主因遣使來
覘舉朝惶惑無敢以斥絕為然者先生慨然陳疏監司
不肯轉聞公乃徒步詣闕又裁一疏并前疏以進以為
借使不得已與倭通好請以三事備訊倭使而後許之
其一大明一統天定僭號不可不坐去也其二被擄漁
採之民向導反噬之人使不可不刷致也其三歲幣之
數不可不減定也上怒命焚之公遂退故沃川歷訪徐

處士起處士夫責曰士亭先生以公為遠大之器望之
如山斗豈意今日直欲為陳東澹庵之流乎輒面壁不
語公曰試觀我疏處士掉頭曰固不願見也公乃自讀
其疏讀未半處士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賴公此
疏吾東將免為夷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已丑
自持斧伐闕極言朝廷得失配吉州嶺東驛公自沃川
徒步赴謫時朝廷將遣通信使黃允吉等公自謫中又
上疏力斥之方伯權公徵以其疏語太峻託以誤書再
三却之汝立獄起始蒙放公啟路又上疏請權公上之
權公不肯公曰死汝立公尚畏之生秀吉來則當如何
權不得已上之 上曰此人欲再踰磨天嶺乎庚寅又

上疏請斬倭使叩頭石礎流血被面或譏之公曰明年
竄山谷必思吾言

趙重峰行狀

壬辰之變忠州敗報至 宣廟下西廵之教百官皆啟私
第衛士一時散敗闕內寥落如空宮及曉天陰雨下咫
尺黯慘車駕已備而仁起門外閭無人蹤內殿獨與女
侍十餘人步出仁起門時李公恒福以都承旨秉燭侍
門外前導以出內殿顧問秉燭者何官女侍白以都承
旨李某內殿咨嗟慰諭

菊堂雜語

宣廟壬辰車駕將幸義州 上御寧邊東軒張燭而問諸
臣曰予幸義州若不幸幸群臣渡遼內附誰能從予欲
得自募人負問大臣大臣不對且以入遼為難以次問

群臣群臣亦莫有應者次至李恒福恒福對曰臣年少
無病且無父母請隨駕以行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強
行再加商量恒福對曰此非臣今日所辦於口頭以塞
聖上一時之問也筮仕之初已有願忠之志及出國門
誓以效死故妻子兄妹已與永訣此志素定矣 上噴
噴嗟歎者良久恒福蓋於變初已與其兄相別惟以國
事為慮退在別室蒙被而卧其妾吳欲就別恒福即閉
戶不應吳立在戶外請蹇入室面訣而死則恒福應曰
吾非無情者但國事至此不可顧私今若得泣團聚無
益於事徒亂人意及曉趨朝吳突前執帶曰願少留有
所指教恒福拂衣再三至拔佩刀欲斫其帶吳不得已

少却遂不顧而去仍不敢家日夜贊謀決機馬再造藩邦志

上至定州賊報日急天兵尚未出上下惶惶莫知為計
上召群臣問策李恒福李德馨曰事急矣臣等請入天
朝上書求救二人爭往至夜分上猶沉吟不決沈忠
謙曰二臣並往無益况恒福方在本兵尤不可速離無
已則德馨可遣上曰吾意正如此矣於是乃遣德馨
翌日將發恒福送之南門德馨曰恨無快馬無程疾馳
恒福即解所乘馬與之曰兵若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
無相見也德馨曰兵若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
鴨江二人洒泣而別見者動容德馨晝夜馳二百餘里

及至遼東詣六尚書乞出援兵因到列撫帳下立庭慟
哭辭氣慷慨終日不退郝述為之改容期以七月濟師
再造藩邦志

光海丁巳冬廢后之論已定李文忠公恒福慷慨不食忽
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即來救議公
方病扶起奮筆書曰誰為殿下畫此計者非亮舜不陳古
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瞽如常欲殺舜後并塗廩危逆
極矣蹄泣怨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春秋子無讐母之義况為後也妻者是為
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問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
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莫高且於往續之下我為今之

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然又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
議至見者泣下名臣錄

光海廢母后時任疎菴叔英聞李甬瞻欲勿問朝野廢官
雖被罪竄黜之人廣收其義以為箝制網打之計公草
數百言其一節曰自上以此大事問于群下而不知不
可者方盡於奸臣之蒙蔽而亦未及行此事故也事成
之日自上若見慈殿蒼黃罔極之容掩淚出宮之狀自
不覺其下堂奔扶失聲痛哭將誅戮敵議者之不暇豈
忍為是事哉公之讜論非惟直截忠誠惻怛如此言行錄
光海癸丑漢陰欲極論時事恐禍迨老父越趨不敢決父
知之而言曰汝早年立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當與國

共之何忍孤負國家漢陰拜哭永訣續樵錄

仁祖癸亥反正時李竹泉德洞以正憲都承旨被執於介
士而至不屈膝叱曰亂從何起吾君安在吾不死非夫也
刃在頸猶不動李迨陽時白掣公肘曰綾陽君為宗社
為此舉天威不違顏咫尺矣公乃下拜叩頭潸淚被面
哽咽而祝曰願母殺舊君母殺舊君 上嗟歎良久曰
何為出此言諸將亦欲兵之 上親止之墓碑龍洲集
癸亥反正時校理尹知敬奔入內殿尋主不見火光中達
中宮柳氏之門伏地請曰願付世子潛出圖事倉卒為
所捕以至植立不拜諭以舉義之由則曰何以燒宮室
曰軍卒失火非故放矣又問前王何以處之曰待以不

死遂行拜禮人皆稱嘆日月錄

仁穆大妃積怨深怒於光海累請於

仁祖欲殺之公將

泣進曰光海自絕于天廢則宜矣若欲誅殺則老臣嘗

所委質非所忍聞臣當自此退去仍游泣不已上曰

寡人亦有此意聞卿言敢不保全之是力完平年譜

鄭守夢暉在廣陵有人告以反正之舉公曰綱常已絕此

時宗社為重但萬一蹉跌士類盡殲則事不成而國隨

亡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而已及光海將遷江華

公言于大臣曰廢主雖自絕于天群臣曾所北面當哭

送左右失色不答又光海嘗疾公奏于仁祖曰臣之

事先海十有餘年天馬之懷豈無舊情海隨言零上

為之動容命該司優送衣服供用之勅名臣錄

李迺平貴自少慷慨有大志宣廟朝數上書言事人多

嘲笑目之以疏魔迺平行狀

仁祖朝引見李迺陽時白於魚水堂公奏曰臣任水原時

故覲先臣先問臣何以為治臣答謂近聞有人言於

某人曰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至此雖欲

盡誠於國事其勢亦難矣先臣聞言而起拿臣下庭曰

君父不諒汝無能投汝以重任在汝分義只當盡其誠

心而已汝身何可顧也人言何其慮也聞人妄言將欲

廢汝職事耶怒甚且杖之為族人所挽而止謚狀

仁祖丁丑下城初崔達川鳴吉以為宗社屈意之意移咨

陳都督弘範冀聞天朝浮沉不可知欲更得往而能返者適我國僧獨步自洪承疇軍門為通事東萊公付一咨抵軍門使平安兵使林慶業具船入送辛巳秋持回咨來有曰貴國一段苦心天人共鑑云々公草荅書以付之清人瞭望海船疑我與天朝通來詰行萬金得寢至壬午承疇降于清備言獨步去來我未及知會宣川府使李桂看高漢船事發清將挾世子來任鳳城縛致桂欲訐陰事祈生言公送獨步清將挾來置對上賜白金貂裘以送之公到鳳城對曰裝船送僧惟我與慶業共之既非君命朝臣亦無與者清主使枷鎖致之瀋陽函在館死獄也癸未始移南館與金清陰尚憲李白

江敬輿前後執同一館乙酉清人已各有燕都故世子

大君公亦與金李二公還

葉泉集

仁祖乙卯弼善鄭雷卿陪世子在瀋陽鄭命壽者以我國殿山人降于北丙子以後以解方語連為出來凌轅主上罵辱搢紳凡所以害本國者皆力主之一國莫不切齒而畏不敢出口會清人亦發命壽侵虐東國狀怒將殺之來問於質館公乘此極言命壽實扶書吏姜孝元亦言之命壽幾死有人為其心腹抑公助賊龍骨大來資世子移咨我國我國入送刑官許依其言罪之世子欲躬乞其命出門為諸譯所阻而故在瀋諸臣皆與此許世子以為人眾不可盡殺令公引諸臣或冀紓禍

公不聽於是公衣朝衣就辭閣門下世子引見之執手
而泣曰南漢出城之日有識卿宰皆憐北行而子獨挺
身從余共苦三年擬與終始不幸遽至於斯余無才智
不能脫於死地無以為心聞子有老母穉兒異日東還
余何得忘也公起拜曰今臣死非有光徒以辱國且貽
憂於邨下臣死有餘罪自此永訣邨下請瞻望清光而
退世子使前於席以別爵賜醞既退世子謂申孺曰余
不忍雷卿生而託刑使自飲藥及出閣下飲以藥酒而
藥不甚毒終無所效公東向望闕四拜又為老母再拜
從容就死不愛神色時年三十六孝元亦被禍

藩陽日
記互墓志

仁祖庚辰冬龍胡等得聞柳碩李炷啓辭何論而未詳金
尚憲之名與梧木道來駐龍鷹求索斥和臣至斜陽
則我國以國中本無斜陽之名對之可也而都承旨申
得淵亦在拘囚中書示金尚憲之名又以西部曹漢英
幼學蔡以恒等相補書名皆令執送上遣中使賜御
札貂裘與曹蔡二人付與龍胡囚於藩陽申亦拘留辛
巳正月質可王來到坐衙邀我世子於刑部龍將等諸
博氏刑部官齊會金曹申蔡四人已自北館押致于衙
門外刑部官出大門外先問金曰國王下城之日不為
隨來何也曰病不得陪往耳又問曰病差之後終不見
主直為下鄉何也曰臣既老病不堪從仕故耳又問曰

不受官爵還送官教何也曰國王已知老病不為收用
還送官教之說出於何處又問曰舟師徵發之時橫議
陳䟽何也曰徒仕則筋力不逮而心有所懷何可不言
但雖有所言國王不為採用爾國之事以吾言不得成
者何事辭氣凜然少無屈挫鄭譯亦敬服傳語於刑部
官時改爾國為此處冀不激怒焉次問申曰夫馬之事
啓辭止之何也曰上國既令徵發而我國不為稟定經
先以價銀入送事極未安故畧陳所見此不過慎重之
意豈有橫議於其間哉次問曹曰爾則以何事陳䟽乎
曰國王久在靜攝中罕接臣僚故䟽請卧內頻接大臣
講論國事而我論我國之事何以問為辭不撓羣胡相

顧曰此人矣爾矣爾此即胡語好之云也次問蔡曰
爾則以何事陳䟽乎曰鄉人不知朝廷事只以量田之
後賊役偏重故䟽陳均賦之意而已質可王與諸人相
謂曰四人之罪一美當死申蔡兩人曰吾有立證之事
可知其冤跡訴不已申又懇於鄭譯曰願令公活我金
顧謂申蔡曰即刻當死之人雖衰乞得乎微晒之顏色
不喪自此牢鎖北館呵禁往復獄中四壁霜厚尺餘處
之委順與曹公唱酬詩章積成巨帙金題之曰雪窖集
三月同知朴潢又為入來同囚于北館龍胡問曰南漢
出城時不從王下來者金判書外又有三人云誰歟曰
未之知也至十二月始許出送五人拘囚于義州世子

遣中使賜酒尚憲扶病起拜作詩曰經歲遠河故國思
一心猶幸近青闈明朝獨渡遠河去回首青闈淚滿衣
欲來拜於世子館所衙門不許五人步過館前向門伏
地涕泣世子出臨門內望見使官官給藥而貳師李景
奭押來潘陽日記

癸未虜以事執李炷炷告虜以朝廷機密以及於清陰斬
以自免虜還以清陰入藩與崔完城同幽北館夏解送
質館從世子而使之拜謝清陰終偃卧不屈元卷別集
崔孝一義州武人也丁丑以後慨然自廢閉戶不出黃公
一皓任本州時嘉其志遇之甚厚孝一一日全家浮海
啟正于皇朝虜知之使間者詐為孝一書寄其甥在義

州者其甥答書有曰黃府尹撫恤吾家且曰叔若因
黃府尹密通本國則本國可目以復通天朝虜獲是書
益怒遂發差以來嗚嚇無不至資令序班引出公上
密欲以千金緩公終不能得遂被禍實仁祖辛巳十
一月九日也元卷別集

仁祖壬午李炷為宣川府使潛商漢船事發被執清人將
殺之炷為偷生計乃言崔嘯吉遣僧通信南朝李敬輿
不用崇德年號申翊聖李明漢亦為南朝守節遂並被
執囚于藩館既至數月贖金乃許啟及炷還國以逆律
誅之歷代摭要甲申白江李公奉使至藩虜以公前有
罪雖已赦遣不可進職為相遂復拘公東館絕水火者

數日乃令副洪茂績等還報使事後移質子館稍寬行

狀
孝廟庚寅二月清使六人並出以查事為名時上初即

位頗有密勿之猷而或慮事泄國人固已憂之及聞此報上大驚爰達夜不寐人情震懼朝野洶洶李白軒景奐請自往虜上以身當之及清使入城傳勅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者也一則所謂皇勅而噴我以挾倭恐喝者也是日萊伯盧協嶺伯李曼扶聞有倭情可疑之語自赴燕使臣請修城繕甲蓋求和時約條所禁也清使列立公卿兩司於南別宮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政祭而不謝攝王虜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吊祭

時不哭事而語輒責於上躬公曰皆吾之失吾王不知又聞作表者誰趙龍洲綱以其時禮判太學士被詰又問倭情事虜協李曼失對清使厲聲曰奏文誰為之公曰吾實為之豈有國王自製之理鄭命壽曰此中同叅者幾人李公基祚在未席獨應曰此豈首相獨為之吾亦與焉滿庭諸臣喘之無人色家人殆函具待于門外公神思整暇無一毫危懼色上命以千金與鄭譯俾致意於北使翌日駕幸館所反復求解乃與龍洲同旃棘于白馬山城當其往來之衝也上為遣元斗杓申翊全護送宗室女義頓公主于九王圖緩禍機又遣李相時白又起復隣平大君副李基祚以遣之辛卯二

月始許改田勿叙

明谷集

氣節

田霖國朝名將也稟性果敢過於剛忍然清節冠世博通
經史少時與二三同志上寺讀宋史至秦檜矯詔班師
憤忿不能自已持弓矢推窓而出令沙彌脫其所着之
巾掛之沙門之上彎弓引滿連貫兩矢還入而坐曰今
破檜賊之腦庶可快活矣其忠憤嫉惡曰此可見
雜記

天順皇帝陷北虜時河緯地常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
共憤我輩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
不入寢室
戊寅記聞
南秋江孝溫受業佔畢齊公不敢名必曰吾秋江與金宏

弼鄭汝昌金時習安應世諸賢相推重 成廟朝年十
八上疏請復 昭陵不聽遂絕意於斯世每憤時事或
登母岳痛哭而返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散漫為事
名勝之地足跡殆遍三十九年燕山甲子以其疏禍及

泉壤名臣錄

權通之名達手早上第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
大作威甜下主所欲為人莫敢忤通之慨然議以非先
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
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時追治舊事仇摘倡言者日滋
酷例皆旁推先死剖發朽壤以苟免獨通之自引伏不
為負凶僚自活許并臺負先發者鉄鎖已具獄吏哀之

曰與其兩死寧故之一而一生之為臺者候承吏旨更
言玉堂先於臺通之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
而為之耶即奮筆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不可苟隱
以偷生供筆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吸訖刑如平常人
莫不歎傷之其未亡人亦泣血不食死 龍泉談辨記

南越谷城人也杜元及第聲名藉甚南袞欲引進招而致
之謂曰聞君文章過人願見一詩指益松使賦之即應
聲曰一朵盆莖弱千秋雪態豪誰能伸汝曲直佛暮雲
高袞大怒遂絕之年二十八以典藉終 乙卯錄

鄭文翼光弼與金濯纓駙孫俱受丙南御史之命同日辭
朝抵龍仁縣偕宿客館濯纓慷慨論時事語多過激文

翼屢止曰言不可若是濯纓輒奮曰士飭亦為此卑下

月汀漫筆

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伎耶達夜竟不相契云

尹弼商為相用事時會天旱李公穆以太學生上疏曰烹

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道呼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公

昂然不顧而去

名臣錄

中廟乙未吏部洪暹力過金安老子祺銓即之薦安老黨

許沆構捏成獄翰于殿庭杖死而復甦長沆興陽金吾

卒押到公州錦江時有科舉士子中一年必言於眾中

吾聞洪暹士沆今者杖沆必是小人得志吾輩安用應

舉盍相回鞭乎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

日月錄

恒齋柳雲與靜菴同時為人曠蕩不檢而時議所不容出

為忠清監司題丹陽郡樓一絕云拾遺西顧石平鋪清

淨汎捕風囚海若然後放吾亦靜菴既敗奸沆傳誦其

詩疑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詩即薦擢為憲長柳即日

拜命經趨禁府自門隙招靜菴字執手慟哭曰久謂事

當爾豈意至此極耶遂首論袁貞之奸且面折之未幾

被斥終身坎軻而卒

楊城雜記

孝陵禮陟之日金河西隣辱竟夕愀然無所依薄嘗有詩

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弦矢

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瞻衰髮盡潛

潛幾春秋至今猶未死猶舟在中河南山微作止却羨

周王妃生離歌卷耳

名臣錄

文定垂簾陳復昌與李芑締結方有左腹之寵特賜藍段
帖裡又賜御書四大字復昌開大宴于家以其四字為
障子垂之一時文人名類皆會其席醉夫尹公潔方為
修撰以入直辭不赴昌以其腹心代直而強致之醉夫
即以大醜連倒數四佯若不省即嘔於復昌之衣昌以
手拂拭曰孰謂長源公巨量乎不然今日酒病矣深衡
之或問曰醉夫答曰奸人之酒豈可留置吾腹中乎且
其受賜衣不合於奸人身上故吐之昌聞而切齒遂搆
殺之長貧胡瑛

趙松岡士秀為大司成三年每仕新館路經陳復昌之家
絕不歷訪復昌置陪吏門外凡過門不入者輒告松岡

聞之自後不從梨峴路改路從於義洞復昌又置人於
義洞而調之松岡終不一訪前輩視小人若說可敬也
月行漫筆

光海乙卯錮 大妃於西宮趙高城漫以布衣上疏言甚
切直光海命召入政院問其指喉及踊中鬼邪事公書
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定省之曠亦有舊例乎鬼邪
之變則穴炮二十柄連衣放火未知何事也公抱踊詣
闕時一吏見之竦然即與諸吏引入歇廳設席而坐之
或進水漿或以扇搨之及對放炮事未知柄數思量之
際有一人過坐樓下低聲曰二十柄矣竊視之乃一卒
也及就獄金吾吏卒相與約束若取一介於趙君則為

無母之人受刑時執杖者涕淚如流出門即自裂衣以
果之時禁防極密而羅卒輩因公事出入必至公家傳
通獄情受書細絞納于履隙而入之已未旃棘南海葵
友直受尸曹即肅命之日 大妃垂簾引見賜酒及藥

物明齋集

權石洲鞞嘗往族人家飲酒醉倒柳希奮適來主人蹴石
洲而語之曰文昌公來矣石洲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
奮耶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亡則汝家亦亡斧鉞獨
不到汝項耶柳無言慘沮而去 公私見聞

權石洲鞞死於詩禍其兄權草樓居在西湖有大北一
隊再遊於江上過其籬外請與同遊草樓即往赴馬手

攫坐客盤中之饌以給重奴曰此漢年幼識迷而能知
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 公私見聞

辛酉遼陽之變疎菴任公蓋不食者累日矣有僧踵門求
詩公題其軀曰山僧忘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可忘聞
道遼陽陷于賊吾今不食熱中腸公嘗愛韶湖有遊賞
之志是年秋有後適在江上以書奉邀公荅曰上流吾
樂也又得吾弟為主人顧不待請而往顧遼陽已陷于
賊正吾輩痛哭不欲生之日也何心遠遊哉自是憂憤

每形於色 言行錄

疎菴自壬子以後邪議朋興平日歸為士流亦多孺跡公
一切不與交其在奉安士大夫東南行者莫不造詣其

廬公心所與者則就其館荅謝其所不與者則雖大官
視如行旅奉安寓舍南村有韓姓人舊與公親厚登第
附勢驟顯橫甚嘗曰休暇還鄉屢造公致款公謾謝曰
放逐之蹤不敢踵名士門庭以冒世嫌也一日公省墓
還過亭下韓臨曰此有飯顧甕入公麾謝遽去韓大恚
欲構害之會其敗不及疎庵言行錄

光海將廢母后資百僚庭議兵使定對言臣武夫只讀

史畧初卷蔡之又不格姦一句聞者壯之昆侖集

李原州鱗國見光海政亂棄官改時年二十二作北風歌
以刺羣小嘗醉逢韓正國於道時正國為正言呵喝滿
路公就把其袖而唱北風詞當街衢而詞譎之若旁無

人也用是將得罪正國與公有親救之得免

李爾瞻受業於原川君原川即黃秋浦之外舅也先生自
在東床與之相從既而觀其心術之隱不復與之還往
光海初先生為光海所倚重爾瞻自濤尹還欲結歡於
先生誦笑佞色以示親厚求擬諫長而大小宰俱來問
先生終不荅爾瞻聞之怒形於言色子弟輩勸先生一
見以解先生曰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
爾瞻大恚恨癸丑陰喉賊豎鄭浹使之誣引釀成大獄
若非光海終始保全則幾不免矣爾瞻慮先生或復起一
邊論啓一邊遣人緩頰曰君雖負我之不可以負君自
上數問我以黃某實有罪與否君自今與我同事則我

當白上解之如此則不但免謫官爵自如也先生謝曰
深荷故人拯濟之念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意於世
事而為希冀之言乎冒利求全亦故人之所賤也爾瞻
又送言若遣其子弟則可議紓禍子弟泣請往見先生
不許爾瞻大怒必欲殺之而光海竟不從申監司翊亮
常曰癸丑之獄禍變倅作死生迫前雖以叔父之雅量
不無少變常度而惟秋浦公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

石肝腸云

明齋集

光海朝鄭守夢曄與月沙同進慈聖慶運宮謝西叙宮門
鎖閉已數年草沒庭階相視技游時大旱閉南門公曰
不預開門若開閉門則天必雨其言漏爾瞻大怒將

啓鞠問有人曰似是一詭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詭
者泣乎然怒稍解得免禍

月沙集碑文

金孝誠聞皇朝覆亡與宰相書曰宜有縞素之舉以寓思
漢之心雖無北極朝廷必有南渡君臣事雖不行聞者
躡之藥泉集

丁丑講和時驪府令斥和諸臣自首將縛送虜陣金清陰
尚憲鄭洞溪蘊首出請行尹八松惶病甚追聞之使僕
負詣行宮以為終始斥和者惟我一人臣請自行驪府
最後獨以尹集吳達濟二人應虜求及上還都語宰
執曰丁卯尹某以予為降去年請焚江都今乃如此皆
某以言讖之命竄永同臨到配常曰使國事至此皆余

之罪其衣服衾枕皆用縞素一如居憂者然既蒙宥不
敢還田里移寓錦山戊寅始歸尼山墳庵以居議者謂
公行違未久特蒙原赦不可不敬近京輦以露謝恩之
意且以諸子廢舉迹涉汚穢時事傾危恫喝之言左右
踏至公夷然不以為意時虜犯天朝以我人為助公曰
年前城下之舉容有可諉至於助兵之後則士大夫無
面立於世矣自此絕口不言時事已卯卒遺命歛以常
衣不用公服无庵集

先生有議政命將入謝曰聞教旨及諭旨不書彼人年號云朝
廷猶待以丁丑以前人也肅謝後辭免文字亦將用此
例以伸區々之志也石室語錄

節義

吉治隱再以門下注書庚午棄官故庚辰 太宗在東宮
召之公堅卧不起州官督就道授太常博士公上箋曰
忠臣不事二君 上優禮遣之 世宗召子弟之可用者
師舜將赴召公曰君先乎臣三代以後蓋罕聞也汝當
效我向高麗之心事汝朝鮮之主公疾革申氏告以招
師舜公曰君父一也聞訃而來可也卒年六十七南龜
亭在嘗贈詩曰高麗五百獨先生一代功名豈足榮稟
之清風吹六合朝鮮億載永嘉聲諸公咸賡之名臣錄
牧隱於麗季議立新君之際獨以當立前王之子赤幟於
衆囂之中禍之廢居江華也公以微服往省之有對菊

詩云人情那以勿無情觸景年來漸不平偶向東籬羞
滿面真黃花對偽淵明

松窩雜記

六祖即位召牧隱先生至闕先生以布衣自坐一處曰老

夫無座

元齋集

趙狷初名流浚之弟官至知中事麗末知兄浚有撥亂之
志泣謂曰我家非喬木耶當與國存亡浚知志不可奪
故使流連按嶺南有詩曰三年再過嶺南樓細之梅香
勸少留舉酒消憂堪送老平生此外不須求未及還麗
亡流痛哭入頭流山 我太祖擢拜戶曹典書之而招
之流答曰願採松山之微不願為聖人之氓仍改名曰
狷字從天蓋國亡不死有類於犬且又有戀主之義也

自頭流轉入清溪山每陟取高峯望京痛哭人指其峰
曰望京峰 太祖嘉其節請見以賓主之禮狷出見揖
而不拜語多不諱而 太祖皆容之臨還命封以清溪
一曲任便居住又築石室而與之狷終不居移住揚州
之松山曰以自號

平壤誌

偶閱麗史聖祖受命天與人故改寶之日市不易肆朝無
撥班漢都冠蓋俱松京舊臣自我朝言之則豈非包容
之盛德而以王氏之論則莫非忘君負國之律其情狀
之可惡者沽直之紹宗也資上之閻也醞釀之道傳也
偽名之近也白首石璘左右奸細推埋英珪狙擊忠宰
使王祖有知其無冥之之誅那閻與道傳八我國俱受

極法此一報應也

象村稿

權近乃麗末名大夫也其被罪一則以牧隱一則以陶隱苟使當時安於流放則其文章名論烏下於二公而鷄籠一頌遽作開國寵臣哀哉既降之後位不滿三四年未享六旬所得微矣其時有議近之詩曰白晝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更無賢豈不可羞也哉惟其子姓相承冕弁不絕至今猶盛故人皆曰陽村陽村有若有德行者然甚矣其盜也

象村稿

常見小說有曰太祖開國後賜宰臣宴于政府皆以前朝宰相入仕新朝者也與宴妓中有雪梅者才貌過人而喜謔特甚政承醉而戲之曰聞汝相從東家食暮從

西家宿亦為老夫薦枕雪梅對曰以東家食西家宿之賤軀得侍事王氏事李氏之政承則豈不宜耶政承面赤低頭座中噤啼默之或有墮淚者云

開居漫錄

金東峰時習世宗乙卯生二十一讀書三角山人有自京城來者閉戶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迹空門僧名雪岑居中興寺最久每值雨後山水添流折作尺紙百餘端令具筆硯隨後船流而必擇湍急處而坐沉吟作詩或絕或律或古風書于紙放流見遠去且書且放紙盡乃還狂吟放浪玩弄一世逝世於禪不奉其法月夜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其臧獲田宅任人取棄曾不屑意復忽從其人請

還其人不肯岑身即崔鼠之處面爭供對詭之如市井
獲辨理官券既成納懷中出門視天大笑遽裂券而投
之穽中其戲人侮俗如此徐居正方赴朝行辟人時習
衣藍縷帶藁索戴敵陽子犯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安穩
居正笑恣之駐軒語一市皆駭或欲治其罪居正搯手
曰止止狂子何足與較今罪此人百世之下必累公名
世祖作法會於內殿雪岑被揀而來忽凌晨逃走不知
所之踵之則陷街裡溷溝中露半面而已四十七忽長
髮娶安氏女為妻之後復還山作頭陀形五十九終于
鵝山無量寺遺誠無燒焚權屠四年面如生以為佛竟
恭毗之名臣錄

元昊在 端宗初元 光廟威德日盛公以執賢殿直提
學謝病改原州鄉里及 端宗遜于寧越公等室名以
觀瀾深流嘯咏晨夕瞻望涕泣以寓戀君之忱乙亥
端宗運訖服方喪三年不出戶庭人莫得見其面其從
子判書孝然屏徒御踵門請見堅拒不許 光廟特除
戶曹叅議召之以死自誓不應命坐必東向卧必東首
以終焉蓋以莊陵在其居之東也今 上戊寅命旌其
閭躋享於耘谷書院後之篤論者曰悅卿今之伯夷六
臣今之方練又曰烟村霧巷比六臣較高霧巷即公所
居烟村即崔直學德之云 明谷集
世祖受禪時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奉御實不覺失聲痛哭

世祖方伏地固辭時舉頭望之與朴彭年諸人謀復
魯山事覺上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上命武
士捧下詰之三問笑曰皆是也上王春秋方富而遜位
欲其復之乃人臣所當為更何問乎進賜平日動引周
公周公亦有此事乎燒釘瓦置臍下油火方煎三問已
不復待冷曰更使灼來又斬肱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
申叔舟在座三問數之曰昔與汝同直集賢殿英廟
抱孫步庭中曰寡人千秋萬歲後爾等預念此兒言猶
在耳汝忘之耶叔舟無以為容上使避之臨刑語監
刑官曰若等佐賢主致太平吾故見故主於地下耳與
父勝及二弟皆死

東閣記

世祖既誅金宗瑞拜領議政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
使且作教書彙錄其勲時集賢殿官皆逃去柳誠源在
館不及避而製之還家痛哭及謀復事敗以司藝在成
均館索馬遽還不脫冠帶直詣家廟仰卧拔佩刀擗頸
以木片箠之俄而吏未取尸磔之上同

光廟受禪日朴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墮成三問止之曰
上為上王我輩不死猶可為也遂相與謀復俄出為忠
清監司狀啓不書臣字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及事敗
上詰之曰汝何稱臣食祿而復欲背之彭年曰吾未嘗
稱臣亦不食祿驗之果然上同

李塏為人瘦弱而杖下色不變見者壯之車載有詩曰禹

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
顯陵松栢夢中青上同

俞應孚武人也官二品與三問等約某日華使清宴時舉事
違於其日世子不扈駕又以地窄令雲鈞諸將不入遂
不發應孚猶欲入擊三問以非萬全固止之事敗上
問之曰汝欲何為應孚曰欲以三尺鈞廢足下復舊主
耳豎儒不可與謀事若早從吾言豈有今日欲問情外
之事可問彼書生聞者踈然吏籍其家戶內只有破薦
人服其清上同

河緯地官叅判上愛其才密諭之曰汝若諱初謀則可
免緯地笑而不荅監鞠對曰人臣既加以叛逆之名其

罪應死更何所問上怒弛獨不施炮刑英廟朝人
才推緯地為首上同

金宗直啓于成廟曰成三問是忠臣上驚變色宗直
徐曰不幸有變故則臣當為成三問上色乃定栗谷
日記

世祖靖難之日申高靈叔舟在省中夫人意必死之將頸
結裙帶之向夕有呵喝聲問之高靈回也夫人解其帶
曰吾意君死也高靈甚愧之識小錄

世祖丙子降封上王為魯山君安置于寧越郡安置錦
成大君瑜於順興府丁丑錦城至順興每與府使李甫
欽相對輒慷慨流涕潛結南中士人為復魯山計一

日錦城召甫欽辟左右使草檄有曰挾天子以令諸侯
疇敢不從云將發頓興兵及南中與議者迎 魯山以
踰嶺頓興官奴為及唱者潛匿壁中而聽之仍交錦城
宮侍女竊其檄文奔走上京時基川豐縣監者聞其事
潛騎三口馬疾逐之奪其檄文先上變遂得大刃錦城
甫欽皆被收死南中士人死者亦多 莊陵誌
奇貞武公處 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絕人事 光廟在潛
邸時三訪公於私茅公托以青盲 光廟一日持針擬
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竟不能起公而亦免於禍 碑
燕山舊臣金公崇祖南公世周反正之後家食不出一稱
青盲一稱痼疾非不知夫之獨不可爭天命之不可違

而自守所見獨行不愛雖非達理之口而千載之下亦
非碌碌者矣 長貧胡撰

明宗乙巳鄭順朋搆柳政承灌以謀逆圖錄偽勲其家屬
臧獲并沒為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五聰慧
絕人鄭甚愛之衣服飲食視如子女甲又先意迎合隨
事盡誠每遇舊主則必詈辱之曰彼嘗遇我少息我以
此報之鄭愈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寶甕鄭詰甲之泣
曰自吾來此息遇無比何苦而為穿窬之事鄭疑而釋
之甲曾與其小奴通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將引汝為
證奴大懼甲因言曰吾欲穰之須覓新死者支體來奴
斫得疫死人一臂與之甲潛納于順朋枕囊中未久順

朋違痛死厥後鄭家覺而按之甲即罵曰爾殺吾主即
吾讐也吾欲死之久矣吾今報讐知死所矣尚何問哉
竟死之 芝峰說

宣廟壬辰倭陷東萊府使宋公象賢朝衣踞胡床賊未畧
不動賊平調益者嘗感公之德日公使避於隙地至牽
衣指之公已下床北面拜致書于其父復興曰孤城日
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公妾金蟾
者咸興妓也被擄罵不絕口遂為所殺賊義之尋公尸
及妾尸葬於東門外立木以表之李良女者亦公妾也
公以賊將迫遣還京師行一日聞釜山城陷慟曰吾寧
死於所天遽返東萊與婢萬介今春六被擄渡海秀吉

欲納之不得命與前關伯之女源氏處於別院竟全節
而收李初被擄佩公綵纓而去恒隨身不去及今春先
返李抽二枚屬曰公夫人若在以此為信至李故與夫
人交符而相與痛哭聞者悲之 名臣錄

金汝功字士秀生於戊申三十魁文科多力使弓馬手彩
神俊大臣薦收義州壬辰辭連譯人之罪事將不測會
邊報遽至 上令賞過責效與死邊使申砮同至忠州
砮不聽公而背水陣公知必敗與子瑩書曰三道覲王
師無一人至者吾等奮臂無助男兒死國職耳但國恥
未雪壯志未成是以負恨賊衆踰六十萬勢如狂濤一
踴而進砮蒼黃欲馳奏視公屬草公探甲胄臂弓腰箭

嗚毫颯之卒書投筆無一字錯帳下觀者人之嘖之竟
與砧赴水死名臣錄

趙重峰憲與門徒數十人募義旅千六百人以至辰七月
建旗鼓于公州與僧將靈圭敗賊于清州及移軍錦山
願從者六百義士遊以十八日大戰矢盡援絕已無
可為公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也援抱鼓之士爭直
前無一人旋踵亦無一人徒死翌日公弟毓尋公尸則
公死於旗下將士環公死相抱遂負公尸還殯于沃川
麾下收七百義骨即其地作一塚立石其側曰一軍殉
義碑初門人金籥謀立碑見石工李春福欲買石問價
曰七十疋問欲付用籥曰先師趙爺死於錦山欲立

碑記事春福曰然則豈敢言價當即亂之自為治石終
始盡力亦不受手功名臣錄

高齊峰敬命以前東萊府使居光州之村舍壬辰五月與
金千鎰柳彭老等倡儀出師潭陽將整旅而北上聞賊
自黃澗踰錦山遂欲還救本道入錦山與防禦使郭磔
為左右翼賊先敗官軍義兵不戰而潰公遂死而彭老
亦捍敵而死子曰厚亦死焉公之死後四十餘日乃始
就斂累經暑雨顏色如生十月葬于和順翌日長虹起
於墓左橫跨瑩域亘數十里光彩異常逾月不滅人以
為忠憤所感名臣錄

倡義使金千鎰以前府使屏居羅州壬辰之難聞京城陷

號慟既而奮曰吾徒哭何為募得精銳數百誓衆而西
至水原襲敗金嶺賊遣幕士梁山琦等奉疏赴行在
入據江華耀兵于陽花渡為李提督聲援追賊南下入
晉州與節度使崔慶會黃璉復警將高從厚義兵將張
允等以死守之賊添兵悉刃肉薄爭登城中矢石俱盡
城遂陷公在轟石樓上怡然謂山琦等曰起事之日吾
已祈吾死但爾曹可憐身遂北向再拜與子象乾相抱
赴樓下潭水山琦亦從死名臣錄

趙咸陽宗道號大笑軒壬辰之難在嶽堅山城憤然題詩
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後入黃石山城
與安陰縣監郭超父子死之名臣錄

金將軍應河字景義光海己未天朝徵兵公以助防將授
宣川郡守隨都元帥姜弘立西赴三月初四日到此地
富車嶺喬劉二天將在前先敗我師亦隨潰公獨依柳
樹下射必洞札矢盡又手劍擊殺劍折遂死之後日久
顏色如生右手猶握刀柄不辭走回人云名臣錄時金鐵
賢以軍保通引隨公行方公倚柳射賊一軍皆散獨鐵
賢守之不去伏以甲裡給矢之盡鐵賢呼曰矢房空矣
公顧歎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義與將軍同死遂與
公俱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又於龍灣立祠畫公像
亦畫鐵賢於其側丙子之亂敵人焚其祠定齋集

仁祖丁卯正月姜弘立等引虜兵來宜春君南以興以平

安兵使守安州城陷自焚死時公之再從兄春城君以
雄航海朝天留玉河館忽見通衢高揭紅紙書公姓名
詢于譯人曰此爾國守城死事臣南某書名徇衆乃天
朝褒節之殊典也春城始知公死哭臨于名下華人知
為公之族也待之加禮

葉泉集

光海壬戌十二月白大珩與甫瞻續男等相議曰西宮若在
我輩終無葬地是月晦夜大珩與偉卿托稱儺戲多率
賊黨金鼓呼譟亂入慶運宮謀害 慈殿是夜初昏慈
殿夢 宣祖黯然而告曰賊黨方今八來不避則死
慈殿覺而涕泣宮人問其由具以告之宮人曰聖靈先
諭應有所以小婢請督卧御寢以待之 慈殿從之覽

避後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君臣上下皆不知 慈殿
又脫矣時碩相朴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
唱追逐以此大珩不得窮探 慈殿之克禍實承宗之
力云光海以為 慈殿直死反正日先問 大妃在否
初 慈殿與他宮女潛瘞死節宮人于後苑反正後出
而禮葬

仁祖丁丑江都陷金仙源尚容登南城譙門其中多積火
藥積諸人多從者公麾而去之士人金蓋兼權順長庶
孫壽全及一奴終不去公平生不吸烟草忽命取烟升
打火來俄而聲裂天地屋宇騰空樓上之人尸亦不得

名臣錄

江都之陷李升憲時獲謂宋主簿時榮曰吾輩讀古人書
今日尚可苟生于宋君先决公自臨為殞鑿兩坎而虛
其一命僕人殞我作書遺其子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
把守瓦解滿城魚肉醉將惟恟背國偷生况彼南漢朝
暮且陷義不苟生甘心自决遂以袖中弧弦自經名臣錄
江都之陷沈都正親與夫人宋氏盟沃易服北向四拜殉
節於鎮江村外孫升長遠追其遺疏名臣錄
仁祖丁丑下城議定鄭桐溪蘊自分必死同鄉人曾有請
銘者即日搆製使其孀子傳給其人又作詩曰生世何
熾險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云窮外絕覲王
士朝多賣國兒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

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恟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
屋蹄從容又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政
其時陪輦出降臣實恥之一劍得仁視死如故即正衾
枕而卧以佩刀刺其腹侍者驚呼拔刀流血滿衣尚不
死上遣醫救護人有往見之則笑謂曰古語云伏劍
而死伏則犯五臟卧則五臟不犯我讀古書不解其意
今而後始知伏劍之義公既病不能從駕乃使人持筆
口呼一劄以盡處變之道義理為主不雜利害二月卧
以便輿而南不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以荅國恩何
面目自安妻子之奉遂入德裕山之南麓結茅舍易林
田以度朝夕卒已卒丙子錄 互謚狀

仁祖丁丑下城後縛送斥和臣三人時洪翼漢為平壤庶
尹我國定差負甌山縣監邊大中押送虜營二月二十
五日到藩陽汗令禮部設宴享于館所似無相害之意
三月踏青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折新胎孤鳥樊籠意轉
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
動雪入春整月窟開飢渴僅能料縷命百年今日淚沾
腮初七日招問時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曰朝鮮本以
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為風故上年春適授言責聞
全國將渝盟稱帝渝盟則是悖兄弟也稱帝則是二天
子也全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
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結之忘恐結之大恩守先

背之空約於理不近故苟違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
耳豈有他哉汗見書大怒別囚其隨行奴僕使不得相
通歟後事情漠不聞知而或言初十日被害云 丙子錄

吳達濟尹集自南漢擄去吳公裁家書至大同江潛以付
家主老翁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
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
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恨閑寒道脩西京暮此生何
路更故寧孤臣義正心無忤聖主恩深死亦輕寂是此
生無恨慟北堂虛負倚閨情其寄兒詩曰南漢當時就
死身楚囚猶在未故臣西來幾灑思兄淚東望遙憐憶
弟人魂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趨

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其寄妻詩曰琴瑟恩情重相逢
未二暮今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濶書難寄山長夢
亦違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尹公中路謂吳公曰備嘗
窘辱而死于虜地曷若死于我境耶吳公曰不可人生
斯世固有一死之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
匹夫之諒乎四月十五日到藩陽十九日龍胡坐禮部
招二公去傳漢語曰汝等雖曰斥和似非首倡不須殺
之率妻子來居此地答曰此決不可從須速殺我龍胡
反覆開說且厲聲迫資二公終不屈龍胡遂使引出二
公猶回顧奮罵遂驅去城西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鄭
弼善雷卿在質館使名人懇乞收屍虜竟不許傳三學二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隸兵籍崇禎戊寅清虜西犯皇祖
嚇索我賦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與焉初至州默然逢
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甚設士龍不食曰聞以
我等助虜功皇帝國我何忍食此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座
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可既至錦州衛松山舖虜
與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愛惜我兵之技精死在馬
鞍下以弓矢石有發砲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
砲不丸虛發虜猝出擬刃於頸士龍不動虜釋之曰復
敢如是耶汝若放而中者則有重資士龍復如是虜甚
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所以徇之俄而祖將謀
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

兵罷許同行收屍以歸後自警備

居官

李貞靖邊表裡如一骨鯁自許嘗謂人曰吾平生未嘗欺人自入仕以來一無偏病廢仕全佑畢宗直曰信若此言相公之德真實篤敬然古人仕者以病托君前後比疑此言過當也秋江冷話

字相國克培賢德清望重於一時其弟克燉亦在宰列頗以貪婪取譏一日克燉謂曰某日弟之初度也家人將設小酌望暫狂公許諾及是日公自政府直向弟家入外門見廡下有熟麻新索迤掛於短牆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而從誰得之乎克燉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有相知者使用於洗蹠而送來矣公怒曰

司僕寺之索當繫司僕寺之馬何為掛之汝庭乎遂乘
軒不顧而去其為家法之嚴可畏而 祖宗朝宰相如
此生民安得不富庶倉庫安得不豐盈乎 松窩雜記

魚判院蒞事堅確嘗為內資判事尋養公鷄有同僚副正
邀客無饌烹一鷄公知之每朝司負會處令吏讀司中
會計未言偷雌鷄一首副正喫破日二如是副正出跪
曰下官必當償納公曰非有他意欲知去處 慵齋叢話

邱判書碩堅骯髒不拘小節弘文館本無丘史只有選奴
一頭故為官負者例借於他司帶章鄭公為應教獨不
借丘只以懸鐘牌自卒前導跨馬居中唯一奴隨後道
路指笑曰山字官負僚負戲之公笑曰借丘於人眼前

事也衛從之多少背後事也為所不見而眼前乞於人
吾所不為吾寧作山字官不顧巧丘於人也聞者大笑
思齋雜言

心廟朝韓清城致亨為刑判衙任甚勤即官不堪早暮頗
厭苦之其族姪韓健時為正郎暇日往候從容語曰魚
咸從世謙晚仕早罷尚無不可尊叔何自若如是清城
再領之徐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懶於聽新猶有可取
者在吾與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吾之所志
如此健慚而退 忠敏公雜記

趙判書士秀登文科一等初授內資直長時和世豐各司
之負用庫藏之物任意多少不復顧忌公之直宿之夜

二三友生步月而來求嘗香醞酒味公坐談良久蒼頭
自本家載肉崇酒而來酬酢歡洽而罷公之廉潔不苟
之節凜然於發軔之初吁可尚也 松窩談記

任西河元濟為禮判時倭使告曰島主令我必泊于東萊
之金山爾問何以然荅曰凡我船泊之地為鎮將者必求
贈賂實不堪命今金山僉使潘熹獨不然故云公入啓
即陞潘熹嘉善 設問瑣錄

郵政丞琢以草莽登筵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 文定將供
佛命取香於香室公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 文
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聲藹然歷敷清顯為人信
恭雖奴僕天馬未嘗以惡言詈之 東汶師友錄

李珣初及第承文院報以不恭先進見罷先生聞之曰尋
戲新來果為無理然既知其然而已入此路豈可獨免
李君之事未知緣何有此但後生中或有尚氣底人傲
視先進而擅自不聽非徒駭於見聞亦非義理之當然
也 退陶言行錄

李完平元翼初仕魏院典祀昌陵奉常童奴偷食籩實公
即夜馳還改受行事奴當生法公問其迷誤誤陷力言
于覆啓諸宰得末減不死

嶺南人稱完平西崖曰完平可欺而不忍欺西崖欲欺而
不可欺 晦隱集

李白軒景爽凡有封事必具朝服拜送於庭批回亦具朝

服拜受如遇勳駕及廟主移奉時或病甚或處散不得陪扈則必出伏庭下以致敬有宣賜必具服拜受其可薦者必以手撫之或嗅之訖輒裹送于宗家每受命承祭預加澡沐凡係祀具無不親檢禱雨而敢輒不解公服伏於庭中烈日下曝而不少休必待雨下衣濕然後起蓋公禱未嘗不雨故都民遇旱必言何不令某公禱之云

明谷集

赴掌令克善為教官曰舊例以式暇日通計仕數報于該曹既而悔之曰赴舉是私故是豈事君不欺之道遂不赴講試詮曹謬例堂下官資率多冒濫而舉世不以為恠公獨恥之凡有陵躡必令改正故筮仕三十年始得

準資凡遭職或在月初而行公未滿一旬則當朔驛直必還本司

葉泉行狀

鄭頌府事載嵩立朝居家過於謹飭頃年喪室治葬于果川先隴百年丘木斫伐頗多公家本無斜廊故輸致其材召匠營建之際適拜戶曹判書則遂盡取其材積于舍後又即捨遣其工人或有問之公曰吾家本無外廊而乃於長度支之日忽起冀然之高堂則不知者誰謂吾未居此官之前已營此室也旋又八相遂終身不立外廊其平生周慎類此

壽谷集

李判書奎岭守法不私在秋曹公有女異居其家人犯禁白公請除公不許曰自我禁自我除不可但當為汝入

贖而已遂分鬻直與之為贖

西溪集

世宗朝集賢殿學士朴彭年賣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賣田何為彭年且賣之其時士習可知矣

菴集

權冲齋撥行狀曰子東輔為陵叅奉騎馬充肥公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汝甫得末官瘡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乎

退溪集

其德溪健為銓郎陵祭執事差定時領相李浚慶之婚亦叅其中李相為尺簡以巧差德溪不從李相聞之曰不道今者復見直項如此守愚堂因論此事曰領相之簡非也以佐郎而不從真是希罕事然從之亦無大功

於義理若將來欲為大手段者則不當細瑣事每見於於在上之人也

南真別集

顯宗辛亥公為賑恤堂上日赴賑所竭誠救恤時屬氣方熾飢民死者相結僚堂亦遘厲以致公間又觸風疾作頭痛苦劇至以青巾纏頭而猶晨夕往來終不告病人皆以為至難及甲寅公罷官在鄉左相鄭公知和自上曰朝廷方議別薦人才而不必別薦如某至誠徇國之人宜先收叙臣曾見賑恤時事一時伏節死義猶可易為不顧其身冒危賑民他人所不能也

老峰遺說

李相國翻為兵判時自賀班退曰吾今日始知猛勝於寬矣今晚詣闕則雜下人極其紛踏吾主闕庭禁喧而無

以辟除多人叢中僅之穿過入坐內兵曹而見之則下
人傳呼曰願相來矣見文谷八來而亦如我之穿身艱
過又呼曰左相來矣於是紛囂者一時屏伏禁庭廓然
蓋老峰平日語令嚴肅人心畏讐故如此也 老峯遺事

善處事

許文敬稱操心清厲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公曰
若我不知陰陽之事則詡訥何從而生時有欲革州邑娼
妓之議命問於政府大臣皆言革之為當惟未及於公
人之皆意其猛論公聞之大笑曰男女人之大欲而不
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
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
多陷於辜臣意以為不宜革也竟從公議 名臣錄

曾山在詠閣 光廟為首相以儲嗣之重宜早納妃既定
議遣舍人黃孝原告于右相鄭麟趾公曰居喪納婦豈
禮也 光廟使黃再往且曰楊嬪嚙之不可不從鄭公

怒曰楊氏雖世宗封為嬪是固賤女豈知國家事黃
曰下官安敢以此言回報請公開示方畧鄭公乃笑曰
明日吾亦早詣闕有語饗官備酒醪以待明日鄭公果
早起總會坐舉大鍾迭相酬酢酣醉不能發議而罷
申高灵叔亦聘日本還到我境未至岸颶風忽作衆皆失
色時本國女被虜於倭方有娠目乞偕來人皆曰孕婦
海上所忌可救此女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
俄而風定完船而還名臣錄

明廟大漸頹相李俊慶等率承史入見于寢殿則已不能
言俊慶大聲曰臣等來上不應史官書俊慶等名舉
于前上亦不視俊慶乃啟于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

社稷之計頂有指揮荅曰以乙巳所下封書中人為編
後慶等遂出坐賓廳是晚上昇選大臣使都承旨李
陽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侍衛將士迎
宣廟于德興邸陽元只受往迎之命不問迎某君而徑
出大受執陽元帶問曰何以不問當迎某君耶陽元曰
已定之事不須問也大受曰雖已定不可草之乃問大
臣曰當迎德興君茅幾子乎大臣曰茅三子何城君也
大受遂書于紙舉視于大臣而袖出陽元欲步進大受
曰事雖倉卒不可失儀遂皆騎行至邸陽元不明言迎
某君只呼上舅鄭昌瑞通謁而已大受曰如此大事不
可糊塗宮中有王子三人豈可不明言乎古人有褰簾

然後八拜者當請三王子皆出親見然後乃可扈衛陽
无不從大受復力言之陽元等乃請見天顏時雜入妄
言扈從者當錄功全集記名朝士亦有求錄者官奴以
錄之簿授大受曰嗣子命藏之矣大受不受曰嗣子今
日豈有命耶官奴乃授朴素衣及到政院人多譏誚
素立謬曰吾以為扇封身後自臺啓焚之

栗谷日記

癸巳四月都體察使柳公成龍都元帥金公命元在坡州
一日提督家丁自龍山馳來相見曰提督令議政留止
元帥則與我同往龍山命元荅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
可目口傳容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出
示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強欲同去而公

元終不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

德烈錄

宣廟癸巳十月車駕自海州還都十一月皇朝行人司行
人司憲出來先是中朝憂我不振有給事魏學曾者上
本處置我國至有分割易置等語石尚書星持不可遂
遣司憲奉勅宣諭且察我國事時經畧宋應昌在遼東
海平居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門下一日應昌出魏給
事題本示根壽曰朝議如此汝國將何以自謀根壽回
自遼東先狀啓其事且持宋經畧論本國陪臣劄付而
未既肅拜曰訪余寓箚以手抵案高聲哭曰侍郎劄付
明朝將投于朝堂不審公等何以處之余曰劄付不知
何語而應非本國陪臣預聞今公不合持來尹默然明

朝余往備局時任大臣皆不在獨原任沈守慶在既而
尹至以劄付之余之知而不視曰經畧若公言國事則
當移咨於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中所言非意所
測見之而無可處置寧不見為宜兵判沈忠謙欲見之
余責之曰公前言海平持劄付不辭而來近於婦人
以順為正今日之論何異也尹還收劄付而出其日
上引見臣出示尹所進魏學曾本臣對以無動於無理
之妄說益盡吾所當為者既而司天使之來余以相臣
依例往迎於碧蹄驛天使語頗款曰俺入藩京將有新
舉措余疑之而不敢深問達夜馳還具啓其語是日上
迎勅之中語皆警勵自強之辭而語意甚峻 上還宮

夜召臣八對多有獎諭語且曰明日予將於天使前辭
位予之見卿只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面訣故召之耳目
以香醞一砂鉢飲臣曰以此相訣臣啓曰勅旨所云無
非責勵之語豈有他意明日之事千萬不可 上不答
明日幸南別宮宴天使自袖出送御帖陳疾病不敢御
國請辭位世子願天使主張之天使答以紅帖云唐肅
宗故事當奏聞天朝以待處置一行人何能為力駕還
上以兩帖送臣使知之臣附啓曰此大事臣不得與聞
極為惶恐云時戚遊擊全獨留在都城與司天使日夕
論議邀余相見於其寓舍屏左右親書十餘條示之其
第三條曰國王傳位當早余起立正色取筆不答他語

但書曰茅三條所示非陪臣所忍聞小邦國勢方危若
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重其禍也戚瞻目且
視良久取其紙焚之余念此事上聞則事益難處不敢
啓達只言於崔相興源其明日余率百僚呈文天使歷
陳本國連變以後事狀及上至誠事大憂勸勵精之
實累千百言司頗信納余亦不敢啓其事一日司獨呼
余書示之曰聞汝國某姓名宰相誤國信乎語出不意
余愕然書答曰此乃小生同朝共事之人艱危之際各
有奔走之勞不知其他司又書曰君子亦黨乎余窘甚
即書曰假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寡君豈敢告老爺司
笑之又書曰天朝諸將官多擾害地方聞朝鮮人言倭

賊梳子天兵篋子信乎余曰無之云々既罷出海平諸
人問天使所言何事余不敢盡言但曰聞天兵擾害地
方等事耳司留七日還去

西崖雜記

官廟朝揚經理鎬方集大軍南征兵食調度一委於李完
平元翼一日經理拓公曰我已發行牌備可速接軍餉
公曰兩南峙粮於僻邑必須預知師期乃可轉運戰所
今老爺不告我國先發行牌今雖催運定不及請少緩
師期經理大怒曰備不欲討賊耶公曰粮先於軍則必
為賊得軍先於粮則一日之飢足以致敗必須粮與軍
齊到可以濟事爭下不已經理怒曰偷何敢干軍期介
拉公出公顧而大聲曰如是則老爺事去矣經理默然

既已復招公前密問曰公欲退幾日曰非五六日不可
遂如公言微公漢語精敏乘機應對難回經理之強項
矣 謚狀龍洲集

天將陳都督璘與劉提督協攻順天之賊陳都督之在京
人畏其暴猛柳成龍謂同坐宰相曰可惜李舜臣又將
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權縱暴軍士
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
歎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中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
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
大攜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
將也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

四十級悉以與璘為功璘於是大喜過望自是凡事一
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并轡不敢先行一日天兵犯擾
我軍乃令島衆撤其閭舍都督恠問之舜臣曰天兵時
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
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自後天兵秋毫不
犯一陣賴以相安 再造藩邦志

禹無知伏龍多智能文所居官不嚴而事辦在安東也天
將率大軍入府以事怒公欲困公使以太平簫三十前
導衆皆惶惑同措公不以為意密使人就富民乞小燭
臺數十使人持之如按簫狀與太平簫相間而行簫聲
聒亂天將見之皆以為簫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不窘

多類此 紫梅筆談

李漢陰德馨為杰提督接伴使天將聽賊詐和未克遲疑致誤機事一日提督出示赤壁畚漢陰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碁兵家最忌是遲疑預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所案時語有規諷天將領之 芝峯說

李完平元翼嘗開府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成川舊觀宇宏侈自擇朴陋下室居之而積馬草於降仙樓上雖軍

官子弟不許一登 澤堂集

宣祖朝趙知敦寧存性為江華府使府地產川椒光海在東宮欲得以施僧以書抵私人其人袖書以來致意公正色曰儲君不宜奉佛人臣義無私敵子何得袖書未

其人赧然而去 綴谷集

慶基殿在全州城內金慕齋安國為監司適當重創別建數間房舍於大門外稍遠之地 仁廟朝元故承斗杓為方伯見影殿齋即招妓伴宿於別堂撤其舍仍夷其地其後年少齋即離家作客不勝寂寞而留妓無處或於齋室潛引伴宿兩公處事孰得孰失 公私見聞

吳楸籬允謙為安州牧遭 宣廟國恤新王即位教書到本州公奉安于客舍大廳先詣其處詳細奉審然後行四拜禮蓋朝廷隔遠國事危疑故先審後拜其慮速如此遠東差官以致吊出來到安州公以縷服出待差官大怒一州逞譯舌等勸公脫縷服公徐曰縷服不可任

意脫着差官乘怒前進公終不愛服守令之輕脫表服者聞之皆羞後悔朝廷行文列邑以安州為法差官終亦致謝而去 年譜

癸亥三月十三日夜 仁祖反正于昌德宮即遣金自點于慶運宮問安于 慈殿大妃教曰十年幽閉無人來問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旨內官而如是直啓乎公主已死埋於牆下且令人書名以入自點乃招承旨閔履又為啓達而終不下答上又命延平往公詣西宮痛哭於闕門始招承傳內官陳啓事情請為奉往則答曰孰為此舉而乃陳情奉往耶罪人父子爾瞻父子并為鼎示然後當出宮 上又遣李廷龜則 慈殿書出

紘叔曰坐好闕自為之有何不可而必請乎乎日將暮上親詣西宮命光海乘輜隨後 慈殿猶不解怒上伏地待罪夜已深矣 慈殿又促入傳國寶延平對曰此時傳國寶女主將安用乎臣頭可折國寶不可入且設權辭曰都元帥韓浚謙章四方義兵亦將來會矣 慈殿親立內庭使侍女傳言曰大將何以疑予乎予有親子乎促納國寶欲重國體也公曰誠如聖教則出御正殿策立主上而招大臣傳寶可也何必徑入國寶乎上下相持之際上命升弘者奉八國寶則又令並入啓字時 上久伏庭下 慈殿命大臣都承旨奉上八米始行策立之禮是時諸王子亦欲入觀金自點閉門不納

曰此何等時而諸王子並入乎揮而却之 述平日記

癸亥初吳相允誦入侍有一勲臣白于 仁祖曰 中廟

靖國後以燕山官人分賜功臣今可倣而行之吳公曰
光海官人多有進環者而今日勲臣皆向時北面之人
自上雖或分賜猶當以死固辭豈可自下先請乎數倫
敗紀莫此為甚 上欣然曰卿言良敢不敬聽事竟不
行

光海遜于海島也朝廷為置其姬妾數三人于游棘中以
供奉之後有中使得一紙於其室中乃婦人訊安否書
也 仁廟以內外不嚴鞠光海妾任昭容於殿庭申文
貞公欽謂鞠廳諸宰曰吾輩目見舊主寵姬被刑訊而

不能止又從而莊其刑必有後世之譏又廢世子極關
地逃出臺諫啟請正法李文忠公元翼言此事雖自上
施罪臣下猶當爭執今乃自下請殺不但於事理有所
不忍亦非開示來世之道歎咄不已及自上下問終始
以全息仰對而臺啓不止竟賜死 公私見聞

仁祖甲子之變大駕先出 慈殿繙發到南門外、慈殿
回駕命侍衛者急向蚕頭江上路諸臣皆落後獨永安
尉洪柱元陪行時迺兵朝夕八城事極危疑 上到銅
雀始聞其報驚惶不定亟命李公廷龜申公翊聖往迎
慈駕蓋以李公為永安外祖申公為駙馬也二公馳進
蚕頭則 慈殿已入寓閭舍惟永安侍坐二公伏前力陳

回駕之意 慈殿無動意二公不得已乃招出永安於外廳大聲責曰今日國事板蕩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今若不即回駕令公當先伏刑永安涕泣固知所措其語盡徹於慈殿所 慈殿始下令回駕追往是夕上到水原至於氣塞及聞此報 上病少瘳當時事可謂岌岌矣若非申公能善處變誠亦不可為也 南溪記聞

仁穆大妃昇遐後宮中有帛書多不道之語 仁廟疑貞明公主家以御札問于張新豐張公以不可起獄為對三問而對如初時 孝廟在傍上投書于紙作色曰汝之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計事也既而已卯 上寢疾而宮中有巫盞之變 上送一外戚重臣於崔相鳴吉

家諭之曰吾病日困而可疑之端已彰將出付外廷治之御宜知此意蓋上疑公主也公對曰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後數日 上果下其事欲逮主家婢子而公入賓廳只請移御別宮拿問宮人輩 上大怒以特命有越次赴藩之行 崑崙集

仁祖丁卯虜亂 上幸江都世子分朝湖南鄭桐溪蘊方家居嶺南即日奔問皆言虜騎方橫行必不達其子固請赴分朝公叱曰觀望便利非臣子義直赴江都 名臣

仁祖丁卯虜亂 入江都胡差劉海以請和來進見于行宮 上坐榻上不動海立不肯前怒色勃之張谿谷維趙進曰劉海無禮上一起則國體虧損大事去矣請斥

海使出海素黠便解其意即前就坐其後海每言其時事稱我國得體六 蘇谷漫筆

和議既定劉海請上親臨盟壇議者或曰唐太宗渭橋之盟謂當許之張谿谷維啓曰海有此請業以上在憂服為解不宜輕許遂力爭之海不能強竟以大臣莅盟

谷漫筆

仁廟丙子後上畧以一二大臣議悉陳我國為中朝本情及亂後事勢纂書辭從海路遣之內則崔完城鳴吉外則關西伯鄭公太和主之選海民慣於繚舵者厚廩妻孥多造符驗為約而遣之曰若為清人所獲必應之曰發某邑指某邑遇風某地所載者某邑某品也又作

狀達于藩館曰我人載某邑米遇風失其所向若漂到上國地方請還之未幾一船果見獲而船人所對鑿之無差遂克我書既入中朝明天子大加褒賞登萊軍門亦遣差報謝船泊宣川公書令府使李桂厚給資糧而遣之壬午冬清人執桂偕我世子出來鳳城行查鄭公自嶺營急赴召六日而到鳳城請將出公抵桂書詰之曰誰所書公曰吾書也給漢船糧者誰也公曰吾也不捕送大朝猶相資與何也公正色曰吾國於漢人豈忍捕而殺之只逐其船使勿近岸而已第此船無糧不得糧則不退不退則將為大朝所覺故予之糧而急遣之此吾罪也辭未侃然清將義其言且以公書及所對

終無受朝廷指揮之語事竟得釋

息庵集

崔遲川鳴吉之潛送獨步也鄭陽坡太和為闕西伯主其事以微辭隱語常往復獨步久不還公以為一律寄鄭公探其消息托以懷仙詞為題曰雲海微茫落照間眼穿何處覓蓬山張蹇槎路仍多阻除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期日髮難從仙竈借紅顏年來限傷心事窮巷

蒼苔獨掩關

崑崙集

仁祖庚辰間鄭公太和為平安監司時滂弁崔孝一得罪於主將林慶業全家浮海故明朝以書約本州諸豪將以某日縛取府尹從海路內附先二日管餉從事許積覺之蜚書告公公一日夜西馳五百里為備禦計時龍

胡在灣上亦覺之與鄭譯命守突來見公大詫曰方伯之先到何其神也仍列書州豪三十餘人姓名使之悉拊公念不除此屬則無以逆折奸萌盡除此屬則亦無以慰安邊疆遂密簡有州望者諭令先避而後發軍捕

之息庵集

孝宗初年留意內修金自默使其徒密告清人又送長陵誌文蓋誌文不書偽跡故也清人以兵壓境持詰問虛實或以為當亟成誌文別本刻其年跡以示之李完南厚源曰我國之事欲秘而彌彰別刻之舉彼無不知之理且彼若詰問則是符真起兵端豈以我分疏而止哉惟當以從則前誌文不書年跡為言矣或言虜欲動撓

先陵巡衛以驗之持奈何公日事至於此則有死而已
更有何策群議遂定虜使果不提起

顯廟朝水原府有侍譯李一善之族恃一善不遵官令府
使具文治杖殺之後死者之父誅一善之奉勅來東訴
曰文治之殺吾子不但侮大國亦辱君耳君不治文治
則將使東人輕中國一善聞而有辱國語金判書始振
時為府使集軍校斬其人以徇曰此而不治何以使民
一善如以為咎則我自當之後有以是事白上者先君
翼憲公進曰始振為國家殺賣國之人雖快一時觀聽
其實擅殺人命也朝家知而不治則近於無法將開輕
殺之路若治擅殺又罪則無以懲小民輕朝廷之心固

宜置之不知不聞之中而至達於銚纒之下臣恐因是
是而大為後弊矣 上曰卿言是矣 公私聞見

顯廟壬子朴晚休養尚考試湖西開場舉子有來請改題
者公不聽俄有急呼大起火藥者滿庭驚沸同坐亦欲
起視公止之曰此欲惹起亂場耳慎無動已諸生擁進
喧嚷請閉門避火公笑曰火起何處誠如汝言火發燄
硝人已入燦燄中可及避乎汝但安坐綴文諸生乃相
顧愕然卒得與訛者數十人治之 謚狀明谷集

肅廟乙丑朴晚休養尚為平安監司時邊民潛出境伐殺
清人清使來詰朝廷召公聽勘于京而未有符信公嘆
曰道臣行止何等重大而乃以尺紙召麾脫有變豈不

敗語耶卽出次境上馳問以不敢輕移官次之意朝廷
始發遣宣傳官將符合驗仍欲收公所佩符公舉手辭
寧有旨追逮我耶不然自以方伯赴召此符不可得也
叔符者俱踈踏而退 謚狀明谷集

肅廟丁卯布衣許焯上疏有曰三百年運氣將盡 上出
示其疏曰罪宜鞠門南領相九萬對曰此人人事無形
妄達讖記若以為可罪則罪不可小置而勿問在朝廷
大體則宜 上允之 時隱集

肅廟戊寅夜中承暉殿災諸臣皆蒼黃詣闕時吾判春曹
曹史以謄錄來示曾於萬壽殿被災時有告宗廟之事
倉卒之間不加思量 卽入啓請告廟祝文製述官自

藝館已為分排矣遠入政院則諸承旨考出其時日記
其告廟之由乃以萬壽逼近宗廟恐有震驚而然矣吾
始覺非諸承旨勸我速為改啓下吾以為此事自吾覺
之則吾之改啓固當今既為政院所覺則糾正諸司之
失政院事也宜旣糾失而正之政院遂啓改之良齋廟
後漫錄



